

澳大利亚工党党内政治生态研究及启示^{*}

赵 婷

[内容提要] 良好的党内政治生态对于政党的发展至关重要。工党作为澳大利亚历史最悠久的大党,近年来党内政治生态状况不佳,存在派系纷争、贪腐现象、党员流失以及政党认同下降等问题,为此工党失去许多选票,沦为在野党。为净化党内政治生态,工党加强党建力度,在党魁任免规则、党员作风、廉政建设、党内民主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举措,力争重塑工党形象。

[关键词] 澳大利亚工党 党内政治生态 经验教训

[分类号] D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6505(2018)03-0143-07

DOI:10.16502/j.cnki.11-3404/d.2018.03.021

党内政治生态是否风清气正,不仅关系到政党的形象,更关乎政党的前途与命运。良好的党内政治生态对于中西方政党来讲同样重要。作为澳大利亚历史最悠久的政党,工党在政坛上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不过,工党近几年在政坛上表现不佳,已连续两次在联邦大选中败北,自2013年下台后在野至今。选举失利的背后,是工党政党形象和竞争力的滑落,也是党内政治生态问题的积聚与累积。

一、目前工党党内政治生态存在的问题

庞大的组织结构、长期对地方政权的掌控以及派系之间的争斗,导致工党党内积聚了很多问题,影响了党内政治生态的良好运转,损害了党的整体形象。特别是21世纪以来,工党内部存在一

系列派系之争、贪腐丑闻现象,直接影响了工党在联邦大选和州议会选举中的竞争力。

(一) 派系之争

工党被认为是澳大利亚劳工阶层的代表,在政治立场上属于中间偏左。在章程和纲领中,工党多次明确了党的民主社会主义性质,并以实现工业、生产、分配和交换的民主社会化和平等、民主、自由与社会合作为其主要目标。不过,像西方其他政党一样,工党内部一直存在多个派系。西方政党一般将派系视做“党内民主”的象征,但很多时候,这些派系之间却互相争斗、互相竞争。目前,由于在市场政策、与美国同盟关系以及一些社

^{*} 本文系2018年度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青年项目“习近平党的政治生态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研究”(项目编号:18DKSJ01)的阶段性成果。

会议上的分歧,工党内部主要分为两大派系:一派称为“工党右派”(Labor Right),另一派称为“工党左派”(Labor Left)。工党右派一般倾向于自由市场经济,希望小政府大市场,比较赞成澳洲与美国结成同盟关系,并在一些社会议题上采取保守态度;工党左派虽然很少公开拥护社会主义,但在经济方面倾向于主张政府进行干预和调控,并且不像工党右派那样热衷于澳美同盟。^①两大派系都是由在各州党支部内活跃的分派系组成,在某些州党支部还会有同属一个大派系的多个分派系,这些分派系的政治立场各自稍有不同。不仅如此,在工党的附属工会、青年团等组织中也有相应的派系和分派系。派系之间的斗争,不仅不利于工党内部的团结,更影响了工党价值观和政策的连续性。

虽然工党内部一直有激进的左翼和温和的右翼之分,但学者们一般认为,比例代表制的引入是工党内部派系不断发展的重要因素。^②联邦层面以及州和领地层面的公职选举实行比例代表制以后,名额分给党内不同派系,派系按比例推选代表或候选人去竞争某一职位。工党的派系之争由来已久,历史上曾造成工党多次分裂。^③到20世纪80年代,工党内部曾存在三大派系,即右派、左派和中左派,它们定期开会,推选公职人员,出版自己的刊物,甚至制定自己的政策。^④工党新南威尔士州党支部派系之争更是复杂,光是其中的左派就曾分裂为“社会主义左派”(1971年)、“社会主义者目标委员会”(1972—1975年)、“温和的左派”(1989—1990年)等分派系。^⑤此外,在维多利亚州、昆士兰州、西澳大利亚、南澳大利亚的工党党支部都曾发生过大的派系纷争。派系之分一直延续至今,影响着各州以及联邦层面的政治生态。

21世纪以来,工党虽进行了一些现代化改革,但内部仍有派系之争,涉及党的政策、党与工会的关系以及领导人之间的个人恩怨等。首先,以中澳自由贸易协定为例,从2005年4月启动到2014年11月结束共经过22轮谈判,期间工党在2006年至2013年连续执政,但没有在任期取得实质进展。原因在于,工党内部围绕中澳自由贸易协定分歧较大,联邦层面与州党支部以及各地方支部无法取得一致意见。工党部分激进的左派

和附属工会认为,中澳自贸协定计划对更多的457签证者开放绿色通道,会导致大量的海外劳工入境,从而影响澳洲本地劳工阶层的就业和薪资水平。^⑥其次,在与工会的关系上,工党虽已从成立之初的严重依赖工会发展到目前一般的社会合作伙伴关系,但是工会仍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工党的决定和政策。一方面,由于工会会员众多,工党在联邦大选和州议会选举中仍要靠其支持;另一方面,在长期的合作关系中,工党许多高层公职人员来源于工会,代表着各行业工会组织的利益。工会与工党之间,既有合作,又有利益冲突。在2002年之前,工党党代表大会名额按照3:2的比例分配给工会和个人党员,所以其实工会在党内掌握着很大权力。^⑦再次,近年来工党领导人之间的权力之争也加剧了内部派系的演化。例如,陆克文和吉拉德之间的领导权之争,使工党内部的派系矛盾公开化,严重影响了尚在执政的工党形象。党内领导人的不稳定直接导致了工党支持率下滑,并一定程度上造成2013年工党在联邦大选中失利。^⑧

(二) 党内高层人员的贪腐现象

根据国际组织“透明国际”发布的清廉指数(Corruption Perceptions Index)排名来看,澳大利亚一直稳居世界前15名,可以说是比较清廉的国

① B. M. Edwards and Matt Beech, “Labour Parties, Ideas Transfer and Ideological Positioning: Australia and Britain Compared”, in *Policy Studies*, Vol. 37, No. 5, 2016, pp. 486–498.

② Andrew Leigh, “Factions and Fractions: A Case Study of Power Politics in the Australian Labor Party”, in *Austral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35, No. 3, 2000, pp. 427–448.

③ Rodney Mark Cavalier, “The Australian Labor Party at Branch Level: Guildford, Hunters Hill and Panania Branches in the 1950s”, in *A Century of Social Change*, Sydney: Pluto Press, 1992, p. 118.

④ Graham Richardson, *Whatever It Takes*, Sydney: Bantam Books, 1994, p. 80.

⑤ See Andrew Leigh, “Factions and Fractions: A Case Study of Power Politics in the Australian Labor Party”, in *Austral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35, No. 3, 2000, pp. 427–448.

⑥ “China – Australia FTA Compromise Proposed to Avoid Parliament Stalemate”, see from http://europe.chinadaily.com.cn/business/2015-09/28/content_21998161.htm.

⑦ See Ian Henderson, “Wrong Way, Go Back”, in *The Sydney Institute Quarterly*, Iss. 18, Vol. 6, No. 3 & 4, 2002.

⑧ “Review of the 2013 Federal Election Campaign”, see from http://www.alp.org.au/2013_campaign_review.

家。然而,近年来澳大利亚政坛却爆出了一连串贪腐现象,且多与工党干部有关,严重影响了工党在澳大利亚民众心目中的大党形象。工党成立时间较早,在现存的澳大利亚政党中历史最为悠久,党员人数和规模也最庞大。工党不仅在联邦层面常与国家党——自由党轮流执政,而且在澳大利亚多个州长期执政,地方影响力不容小觑。例如,工党曾在新南威尔士州执掌地方政权长达52年。^①在长期的地方执政过程中,许多工党党员在政府、议会、立法、司法等部门担任要职,掌握着越来越大的权力。而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一旦缺位,则很容易滋生腐败。

例如,在澳大利亚影响较大的“健康服务工会贪腐案”,直接涉及多名工党高层人员。健康服务工会(Health Services Union)在澳大利亚是一个专业性的工会组织,会员有七万余名,主要为医疗、社会救助行业服务。该工会的组织结构是联邦性质的,在澳大利亚各州和领地设有分支机构。“健康服务工会贪腐案”涉及多位工党高层干部,自2008年被媒体曝出后,在澳洲政坛上造成了恶劣影响。先是工党众议院议员克雷格·汤姆森(Craig Thomson)被指控在担任健康服务工会秘书长期间(2002—2007年)违规使用工会信用卡和非法使用工会资金。汤姆森随即被澳大利亚工会联合会取消会员资格,并开始接受相关部门的调查。^②2014年3月,汤姆森以欺诈和盗窃健康服务工会资金为个人谋利等65项罪名被判处12个月监禁。^③汤姆森的贪腐案尚未告一段落,接替汤姆森担任健康服务工会秘书长的工党党员凯西·杰克逊(Kathy Jackson)以及分会秘书长迈克·威廉姆森(Michael Williamson)又被曝出非法使用工会资金、违法收受企业佣金、虚开发票套取资金等,从2008年开始接受审计和调查。2015年8月,杰克逊因非法使用工会财产被强制赔付140万澳元。^④另外,工党党员前新南威尔士立法委员会成员埃迪·奥贝德(Eddie Obeid)、乔·特里波地(Joe Tripodi)涉入贪腐指控,被指在任职期间利用职权,在悉尼环形码头商铺租赁中谋取非法利益^⑤,在2012—2014年接受廉政公署(Independent Commission Against Corruption)调查。奥贝德、特里波地等人身居高位,不仅是工党新南威尔士州党支部重要成员,还是工党右派分

派系“泰瑞加”(The Terrigals)的领导人物,在2005年操纵并影响了新南威尔士州州长的选举,被称为“一大暴行”。^⑥

多名工党高层干部相继落马,使工党的政党形象受损。作为宣称代表工人阶层利益的工党,其党员在担任公职时却利用权力侵害了民众的利益,这对于选民来说是不能容忍的。而2013年和2016年在联邦选举中的失利,则是澳大利亚选民对于工党忽视党员作风建设和廉政建设最直接的惩罚。

(三) 党员流失 政党认同下降

党员流失、党员人数下降是西方许多政党现代发展中面临的一大问题。一方面,入党人数减少,特别是青年人入党意愿不强;另一方面,退党人员增加。^⑦比如,英国工党党员人数从19世纪60年代的70万下降到2013年的19万。^⑧澳大利亚的主要政党也面临如此状况,曾有数十万党员的日子一去不复返。目前,两大主要政党党员

① See Richard Allsop, “How Labour Factions Broke New South Wales”, in *Institute of Public Affairs Review: A Quarterly Review of Politics and Public Affairs*, Vol. 60, No. 5, 2008, pp. 16–19.

② “ACTU Suspends Health Services Union”, ABC News, Australia, April 5, 2012, see from <http://www.abc.net.au/news/2012-04-05/actu-suspends-health-services-union/3935476>.

③ “Craig Thomson: Former Labour MP Sentenced for Defrauding Health Services Union”, ABC News, Australia, March 25, 2014, see from <http://www.abc.net.au/news/2014-03-25/craig-thomson-fraud-hsu-sentencing/5342428>.

④ R. Kennedy, “A Timeline of the Health Services Union Expenses Affair”, in *City Journal*, August 21, 2015, see from <http://thecityjournal.net/news/timeline-health-services-union-expenses-affair/>.

⑤ Jamelle Wells, “ICAC Finds Eddie Obeid and Joe Tripodi Corrupt over Retail Leases at Sydney’s Circular Quay”, ABC News, Australia, June 6, 2014, see from <https://www.smh.com.au/national/nsw/icac-finds-eddie-obeid-and-joe-tripodi-corrupt-over-circular-quay-leases-20140605-zryap.html>.

⑥ Alex Mitchell, “The Terrigals’ Reign of NSW Bastardy is Over”, *Crikey*, Australia, January 28, 2009, see from <https://www.crikey.com.au/2009/01/28/the-terrighals-reign-of-nsw-bastardy-is-over/>.

⑦ Markus Wagner, “Why Do Party Members Leave?”, in *Parliamentary Affairs*, Vol. 70, No. 2, 2017, pp. 344–360.

⑧ Anika Gauja, “Policy Transfer, Contagion Effects and Intra-Party Reform”, in *Policy Studies*, Vol. 37, No. 5, 2016, pp. 471–485.

人数都不超过五万人,而且党员参加党内会议不积极,参加人员多是些老年人。^①就工党来说,近些年来党员人数虽在一些年份略有增长,但整体上呈减少趋势。20世纪30年代末,工党党员人数曾多达37万人,到21世纪,党员人数一般在4万至5万之间。^②具体来看,2002年工党有48334名党员,有1140个地方支部;2007年工党党员人数有小幅增加,达到49725人;到2010年,工党党员人数则减少了一万多人。^③党员人数的减少,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工党的阶级基础和选民基础。造成工党党员人数减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概括起来讲可以归结为三个因素:第一,二战后澳大利亚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变化使得传统的蓝领工人越来越少,各种新型阶层、中产阶级随之兴起,极大地削弱了工党的阶级基础;第二,由于经济全球化的冲击,工党在霍克—基廷时期曾进行了大规模右倾化改革,而在高福利政策上有所后退,一度因意识形态“右转”而陷入身份危机;第三,随着网络化信息化的发展,各种兼具利益表达功能的社团、俱乐部逐渐流行起来,它们的入会条件比政党宽松,活动方式也更为灵活,因而在年轻人当中比较受欢迎。^④

其实,由于政党组织形态以及政党与国家关系的演变,政党党员人数有所减少是必然的。多数政党朝“职业选举型政党”或“卡特尔型政党”发展,在选举中越来越职业化,资金方面更多依赖于国家资助而不是党员党费。^⑤不过,大多数学者认为,在现代政党政治中,党员对于一个政党的发展来讲仍然尤为重要。^⑥若党员能够团结一致,认同党的理念和价值观,具有较强的凝聚力,该政党在竞选中仍有较大可能获胜。然而,工党目前不仅面临党员人数下降的问题,更严峻的问题是党员对党的认同度不高。20世纪90年代,工党党员的政党认同维持在41%左右^⑦;21世纪以来,工党在联邦大选中首轮得票率持续走低,从2001年的37.8%下降到2016年的32.5%。^⑧工党政党认同下降的原因有很多,从党员的反馈意见来看,有些党员认为工党与联盟党区别不大,有些认为工党失去了与其传统支持者蓝领阶层的紧密联系。^⑨工党曾在内部报告中明确指出,“工党目前正遭遇党员人数危机,党员参与也在下降,不少党员有种疏离感,对党的认同不高。”^⑩

二、工党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举措

在西方竞争性选举体制下,良好的党内政治生态对一个政党来讲尤为重要,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该政党能否获得大多数选民的支持和认同,能否在选举中具有竞争力。针对工党党内存在的派系之争、贪腐现象、党员流失和政党认同下降等问题,工党党魁和高层极度重视,多次表示要进行现代化改革,重塑工党形象。特别是在2013年澳大利亚联邦选举失利之后,工党党建力度加强,在党魁任免规则、党员作风、廉政建设、党内民主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举措,进一步净化了党内政治生态。

(一) 改革联邦党魁任免规则,增强党内领导权的稳定性

前文论述了工党党内存在的派系之争问题,

① Cathy Alexander, “The Party’s Over: Which Clubs Have the Most Members?”, Crikey, Australia, July 18, 2013, see from <https://www.crikey.com.au/2013/07/18/the-party-s-over-which-clubs-have-the-most-members/>.

② Anika Gauja, “Policy Transfer, Contagion Effects and Intra-Party Reform”, in *Policy Studies*, Vol. 37, No. 5, 2016, pp. 471–485.

③ Steve Bracks, John Faulkner and Bob Carr, “2010 National Review, Report to the ALP National Executive”, see from <http://resources.news.com.au/files/2011/02/18/1226008/222073-labor-review-report.pdf>.

④ Cathy Alexander, “The Party’s Over: Which Clubs Have the Most Members?”, Crikey, Australia, July 18, 2013, see from <https://www.crikey.com.au/2013/07/18/the-party-s-over-which-clubs-have-the-most-members/>.

⑤ See Paul F. Whiteley, “Is the Party Over? The Decline of Party Activism and Membership across the Democratic World”, in *Party Politics*, Vol. 17, No. 1, 2011, pp. 21–44.

⑥ See William Cross, Anika Gauja, “Evolving Membership Strategies in Australian Political Parties”, in *Austral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49, No. 4, 2014, pp. 611–625.

⑦ See Philip Senior, “Re-examine, Leader Effects: Have Leader Effects Grown in Australian Federal Elections 1990–2004?”, in *Austral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43, No. 2, 2008, pp. 225–242.

⑧ Sarah M. Cameron and Ian McAllister, “Trends in Australian Political Opinion: Results from the Australian Election Study”, see from http://australianelectionstudy.org/voter_studies.html.

⑨ Bob Hawke and Neville Wran, “National Committee of Review, Report August 2002”, see from <https://laborrenewals.files.wordpress.com/2014/09/02-08-09-hawke-wran-review.pdf>.

⑩ See William Cross and Anika Gauja, “Evolving Membership strategies in Australian Political Parties”, in *Austral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49, No. 4, 2014, pp. 611–625.

这一问题近年来愈演愈烈,不仅引发了“党内政变”,使党内派系矛盾公开化,而且进一步削弱了工党的凝聚力和号召力,使工党丢失了许多选民。自2010年6月开始,工党一部分右翼派系领袖、政治掮客就开始暗中操作撤换时任澳大利亚总理的党内领袖陆克文。由于维多利亚、新南威尔士、昆士兰、南澳大利亚和西澳大利亚的绝大部分右翼工党党员支持茱莉亚·吉拉德,陆克文得不到大部分党内议员支持,所以在党内选举前夕宣布放弃票选并辞职,吉拉德直接当选新任工党领袖和澳大利亚总理。^①

陆克文与吉拉德之间耗时三年之久的权力斗争,不仅反映了工党党内不同派系之间的互相争斗,也暴露出了工党党内选举制度的一些弊端。其中最突出的问题就是如何保证党内领导权的稳定性,像工党这样频繁更换党魁的做法肯定不利于政党的团结,也不利于保持党内政策和理念的延续性。特别是在执政时期发生党内权力变动,工党更无法向广大选民和民众交代。

为了避免党内发生大的分裂,增强党内领导权的稳定性,工党对党内选举制度进行了调整,进一步改革了联邦党魁任免规则。这项改革是2013年陆克文二度当选工党党魁时提出的,旨在避免2010—2013年工党相继更换两任时任总理党内领袖的“权力闹剧”。此前,联邦党魁的产生和罢免均由联邦议会党团全权决定。议会党团是工党在议会中进行活动的重要领导者和组织者,也是工党内部重要事务的主要决策者。工党党章规定“在议会党团审议之前,任何州的支部都不能就党章、政策及司法问题直接处理议会党团的成员。”^②议会党团在党内重要事务上拥有的绝对权力,使不同派系之间的斗争更加严重,持不同政见的议员们拉帮结派的现象屡见不鲜。陆克文倡导的党魁任免规则改革,迈出了工党现代化改革、重塑政党形象的重要一步。根据新规则,联邦议会党团不再具有决定联邦党魁产生的绝对决定权,而是只占50%,另外50%的决定权分配给基层党员。而且,新规则明确指出,如果工党在大选中失败,则立即进行下一轮领导人选举;如果工党上台执政,除非党魁自己宣布辞职,否则必须有议会党团75%的议员请愿,以党魁严重败坏党的声誉为由要求撤换,方可进行领导人选举;工党在野

期间,若议会党团60%的议员请愿,则可进行党魁选举。^③这项改革不仅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联邦议会党团的派系之争,也赋予了基层党员更多的决定权,增强了基层党员在党内重要事务中的参与权和决策权。

(二) 加强党员作风建设 对腐败零容忍

在澳大利亚现有的各政党中,工党的党员规模最大。工党的党员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工会集体党员,占工党党员的绝大部分;另一部分是个体党员,目前大约有5万名。工党党章对党员的要求比较简单,只要承认工党党章,没有参加其他党派的人都可以入党。由于西方国家在政治选举中采用的是竞争性投票机制,所以多数政党往往把主要精力放在如何获得选举胜利、如何制定选举策略、如何迎合大多数选民的利益和诉求上,而忽视了对党员思想和作风层面的系统培训和教育。而且,由于这些竞选活动并不纯粹是能力方面的竞争,背后需要巨额资金支持,最后变成提供巨额竞选资金的资本集团的竞争,完全扭曲了竞争机制,与设计这种竞争的初衷背道而驰。^④所以,尽管澳大利亚选举法和工党党内法规对于选举资金、政党经费筹集等作出了一些规定,但还是无法完全杜绝政党与一些利益集团的权钱交易。近年来,工党被曝出的贪腐丑闻,进一步反映了西方政治运行面临的选人用人难题,也揭示了目前工党党内政治生态的乱象。

为整顿党风,整治党内贪污腐败现象,工党拿“新南威尔士州党支部”开刀,从2013年起加大了党的建设力度,着手清理党内政治生态中存在的不良现象。新南威尔士州人口众多,在众议院选举中拥有47个选区,一直是工党的选票重镇。不过近年来由于一系列贪腐丑闻的影响,工党失

① Chris Uhlmann, “Rudd’s Backers Concede Defeat”, see from <http://www.abc.net.au/news/2010-06-24/rudds-backers-concede-defeat/878918>.

② George Wright, “A Smart, Modern, Fair Australia”, see from https://cdn.australianlabor.com.au/documents/ALP_National_Platform.pdf.

③ “Caucus Votes to Support New Rules”, see from <http://www.sbs.com.au/news/article/2013/07/22/caucus-votes-support-new-rules>.

④ 黄锴《候选人的能力并不是获胜的关键因素 竞选方式无法确保选人质量》,载于2018年2月25日《人民日报》。

了民心,在该州议会选举中屡屡失利。所以,工党痛定思痛,决定拿该州党支部开刀,反腐倡廉。工党采取的主要举措有:第一,工党联邦执行委员会实施直接干预,对新南威尔士州党支部进行全面接管。由于工党组织结构的联邦性质,州一级的党组织在实际运行中拥有比较大的自主权,一般情况下,工党联邦执行委员会不会干涉州一级党支部的工作。不过,在新南威尔士州党支部曝出一系列贪污丑闻后,2013年7月4日,陆克文宣布工党联邦执委会接管新南威尔士州党支部30天,对其进行全面调查,这是40多年来联邦工党首次对党支部进行干预。这次联邦干预被称为工党“40年来最大的改革行动”,是“工党推进改革的重要一步”,是“工党现代化改革的开始”。^①可以说,工党联邦执行委员会采取的这项行动,在工党内部以及整个澳大利亚政坛都引起了强烈反响。第二,加大反腐力度,对腐败零容忍。针对党员和高层干部的贪污腐败问题,工党开展了“对腐败零容忍”(Zero Tolerance of Corruption)的专项整治活动。首先,对牵扯贪腐丑闻的党内干部,工党及时作了停职甚至开除出党的处分,如汤姆森、威廉姆森、奥贝德等人均被开除出工党。^②其次,勒令党支部进行自查,主要是检查在实际工作中有无弄虚作假、贪污腐败行为,有无与利益集团进行不正当的权钱交易。再次,成立独立审查机构、任命监察专员(Labor Ombudsman),提高党支部执行委员会基层党员比例等,加强对党员干部的监督工作,防患于未然。^③

(三) 大力吸收党员,进一步扩大党内民主

针对目前的党员流失现象,工党加大了招募党员的力度,力图吸收更多党员入党,充实党员基础。工党在2015年党代表大会上通过了招募大量党员的决议,并采取多种措施鼓励选民入党。例如,简化入党程序,推行更为方便快捷的“一键式”网上入党申请;鼓励年轻人、土著人、女性入党;鼓励工会会员以个人身份入党,提供党费优惠等。此外,为了适应信息化、网络化时代发展的需求,工党在实践中不断创新党支部活动方式,成立各类“议题支部”(Issue Branches),允许其召开会议、探讨政策,吸引了许多对加入传统地理意义上党支部不感兴趣但对某项政策议题感兴趣的年轻人。不仅如此,对于党外人士和支持者,工党也采

取了相应举措,比如在网络上成立“智囊团”(Think Tanks),吸引党外支持者加入,以储备党员备选力量。^④

为了增加党员的认同感,提高政党凝聚力和向心力,工党在近几年的改革中进一步扩大党内民主,并着力提高基层党员在党内的参与权和决策权。如前所述,工党改革了传统的党魁任免规则,将50%的决定权赋予基层党员,这极大地提高了基层党员在党内重要事务中的话语权和决定权,改变了之前党内领导人的去留全由议会党团议员决定的局面。除此之外,工党也调整了党代表大会中工会代表和个人党员代表的比例,从3:2调整为1:1,以提高基层党员的权力。^⑤另外,为了进一步扩大党内民主,提高基层党员的代表性和决策权,工党设置了“全国政策论坛”(National Policy Forum)。在全国政策论坛中,1/3代表为基层党员,其他成员为议员、工会代表以及各领域专家学者,他们一起参与党内决策。^⑥从2013年起,工党的全国政策论坛在澳大利亚设置了30多个工作组,大约1500多名工党党员直接参与了纲领政策的形成和讨论过程。“全国政策论坛”的相关规定已写入党章,成了工党决策程序的一

① Emma Griffiths, “ALP National Executive Places NSW Labour into Administration in Corruption Crackdown”, see from <http://www.abc.net.au/news/2013-07-04/federal-labor-party-to-overtake-nsw-alp-in-bid-to-stamp-out-cor/4798382>.

② Sean Nicholls, “Labour Party Expels Michael Williamson, Craig Thomson”, see from <https://www.smh.com.au/national/nsw-labor-party-expels-michael-williamson-craig-thomson-20140404-363f5.html>.

③ Sean Nicholls and Jonathan Swan, “Rudd Seizes Control of NSW Labor in Bid to Stamp out Corruption”, Sydney Morning Herald, July 4, 2013, see from <https://www.smh.com.au/politics/federal/rudd-seizes-control-of-nsw-labor-in-bid-to-stamp-out-corruption-20130704-2pcym.html>.

④ See Anika Gauja, *The Politics of Party Policy: From Members to Legislators*, Houndmills: Palgrave Macmillan, 2013.

⑤ “How the Influence of Trade Unions on the Labor Party Is Overestimated”, see from <http://theconversation.com/how-the-influence-of-trade-unions-on-the-labor-party-is-overestimated-57476>.

⑥ George Wright, “A Smart, Modern, Fair Australia”, see from https://cdn.australianlabor.com.au/documents/ALP_National_Platform.pdf.

部分。^①

三、启示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党建事业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党的建设成为政治生活的新常态。为了加强党的建设,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战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谈话和讲话中强调了良好政治生态的重要性。党内政治生态一度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近年来,党中央坚持全面从严治党,重点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净化优化党内政治生态,已使党内政治生活出现了许多新气象。不过,从澳大利亚工党等西方国家民主政党的发展来看,党内政治生态建设任重而道远,是中西方政党都应该长期重视的问题。虽然工党目前的党内政治生态仍存在很多问题,但研究工党的党内政治生态现状及其应对举措,可以为我们加强党的建设、优化党内政治生态提供一些启示和借鉴。

第一,深刻认识坚持党的指导思想的重要性,统一党的思想和意志。思想不统一、党内派系纷争,会影响党内团结,甚至造成党的分裂,这是许多西方政党走向衰落的一大原因,也是目前澳大利亚工党营造良好政治生态面临的棘手问题。作为世界上党员人数最多的执政大党,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任务更加艰巨。在党内政治生态建设中,更要重视党的思想统一的重要性,坚持党的指导思想,坚定党员的理想信念,使全党拧成一股绳。具体来讲,新时代全党在思想上要与时俱进,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统一思想,统一行动。

第二,党的作风建设不容忽视,须强化追责问责机制,严明党的纪律和规矩。澳大利亚虽然是世界上排名前列的廉政国家,但近年来也时常曝出高层公职人员的贪腐行为。特别是工党党内干部的不良作风,严重影响了工党的政党形象和党内政治生态,并一定程度上导致工党丧失了联邦和州层面的执政权力,不仅沦为在野党,且丢掉了传统根据地。虽然工党目前采取了一些改革整治党内干部的贪腐行为,不过效果怎样还需时间检验,失去的民心要想再赢回来是很有难度的。所以,工党当前堪忧的党内政治生态带给我们的教

训是非常深刻的,党的作风建设永远不容忽视。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党的作风建设的重要性,并指出领导干部的作风关乎党风政风乃至整个社会风气。这就告诫我们,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我们党要继续勇于自我革命,切实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进一步严明党规党纪。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做好时代的答卷人,让人民满意。

第三,在规范党员行为的同时,仍需发扬党内民主,激发普通党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营造良好的党内政治生态,不仅要严肃党内政治生活,规范党员行为,而且要注重发挥党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使党员自发地认同党、热爱党、维护党。澳大利亚工党扩大基层党员参与权和决策权的做法值得我们借鉴,良好的党内政治生态需要广大党员们一起努力。所以,我们仍需进一步发扬党内民主,充分尊重党员在党内的主体地位,坚持和完善党内民主各项制度,创新具体开展方式,赋予普通党员更多参与党内决策的机会和途径,凝聚广大党员的力量。

综上所述,澳大利亚工党的党内政治生态现状及其应对举措,既给我们带来了一些深刻的教训,也为我们优化党内政治生态提供了许多启示和借鉴。营造良好的党内政治生态,对于中西方政党都至关重要,也是当前中西方政党在党的建设中比较重视的问题,事关政党形象和竞争力。特别是对中国共产党来讲,构建积极向上、风清气正的党内政治生态尤为重要。所以,要全面准确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党的政治生态思想,吸取国外政党的经验教训,借鉴其有益启示,全面净化党内政治生态,坚持全面从严治党管党不松懈。以良好党风带动政风民风,用实实在在的行动赢得人民群众信任和拥护,从而凝聚起推动党和人民事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力量。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山东大学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

[责任编辑:文工]

^① 赵婷、董沐夕《澳大利亚工党党规建设》,载于《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7年第1期。